「香江濃郁情 文化連心橋」系列三

異鄉尋夢 落地生根

王維：話劇舞台二十載

▲王維認為，兩地文化交流增多，香港的話劇仍有優勢 大公報記者謝敏嫻攝

▲今年四月，王維以《太平山之疫》獲「第二十六屆香港舞台劇獎」最佳男配角 香港話劇團供圖

▲王維（右）在《黐孖戲班》中飾演一個傻乎乎的天氣預報員 香港話劇團供圖

採訪香港話劇團演員王維的當天，他剛剛完成《塵上不囂》的演出。原定一個半鐘頭的採訪結束後，他又要趕着去試即將於七月一日上演的《我們的故事》戲服。「習慣了，要是讓我現在回內地，反倒不習慣。」王維輕描淡寫地說。當年義無反顧地選擇來港發展，在香港話劇團裏近二十年的打拚，從「跑龍套」到擔綱主角，王維演繹出眾多個性鮮明的角色。在四月底公布的「第二十六屆香港舞台劇獎」中，他憑藉《太平山之疫》裏的出色表現獲得最佳男配角（悲劇／正劇）。

大公報記者 管樂、謝敏嫻

一九九七年，十九歲的王維在廣東省話劇院當實習演員。此前的三年，他在話劇院接受封閉式培訓，到了第四年才可以到劇院實習演出。當時，香港話劇團藝術總監楊世彭計劃發展雙語（廣東話、普通話）話劇，便到劇院招考演員。王維幸運地被選中了。「當時香港對內地人來說，還是個遍地黃金和機會的地方。」王維說。於是，他一邊在劇團繼續當着實習演員，一邊等候香港簽證。第二年，他順利成爲話劇院的正式演員，幾乎同時，香港的簽證也到了。

態度專業 耳目一新

「來港發展是義無反顧的決定，沒有半點糾結。」王維肯定地說，「我很慶幸在二十歲能有這樣的機會來港；更年輕，可能消化不了，倘若再晚幾年的話，我怕思想會僵化、接受不了改變。」

回憶起當年來港的情形，他仍記憶猶新：「一九九八年三月十五日早上八點三十五分，從廣州開往香港的直通車，我與孫力民（話劇院另一名被選中的演員）一起。當火車一駛過深圳羅湖，進入上水、粉嶺一帶，我覺得整個世界開始變得多姿多彩，道路兩旁的建築物、街上行駛的汽車色彩繽紛，人行道和斑馬線隨處可見，行人衣着新潮靚麗……」

自六歲隨家人從北京遷至廣州，香港的電影、電視節目貫穿在王維的成長過程中，對張國榮、張學友等代表的香港流行文化，他如數家珍。「我一直以爲自己挺了解香港，到了之後才發現並非如此」，王維說，「我們都是中國人，都講粵語，在文化上同根同源，我以爲頂多是路名、行車方向、物價等生活細節略有不同，來了才發現香港很多概念、思維方式與內地有很大不同。」

「在香港話劇團，早上十點準時排練，下午一點午休一小時，兩點再回來排戲到六點，嚴格遵循時間管理；而在廣東省話劇院，大多日常排練並沒有準點開始，演職員間常常談天說地、聚餐，關係像一家人。」

兩種截然不同的劇團工作模式，在王維看來，「不能說哪樣好哪樣不好，來了就得適應。規律的工作模式更有效率，所以內地與香港劇團的最大區別，我覺得是態度。專業的態度帶給觀衆敬業的感覺，就像前幾個月《頂頭鎚》到北京演出，無論在服裝、舞美、燈光、化妝、髮型及台上的凝聚力，都帶給觀衆耳目一新的體驗。」

由香港話劇團打造的音樂劇《頂頭鎚》自二〇〇八年首演後，即獲得香港舞台劇獎四項大獎。今年作爲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系列演出的一項重點活動，《頂頭鎚》於四月初在北京連續上演三場，同樣受到觀衆熱捧與媒體好評。事實上，除了《頂頭鎚》，香港話劇團出品的話劇《德齡與慈禧》、《最後晚餐》、《有飯自然香》、《親愛的，胡雪巖》等在內地演出後都收穫了口碑和人氣。

琢磨角色 個性鮮明

「香港無論是在社會氛圍還是藝術政策方面，都利於藝術發展。以香港話劇團爲例，作爲香港最大的話劇團，特區政府每年提供充裕的資助，讓全團演職員在生計上毋須操太多的心，能更集中精力琢磨表演藝術。」對王維來說，到了香港之後，「我只想好好演話劇」的念頭不再是異想天開。

在香港話劇團近二十年的磨煉，王維演繹了衆多個性鮮明的人物，如《長髮幽靈》的奶油小生，《黐孖戲班》的天氣預報員，《遍地芳菲》的奸官等等。談及最深刻、最得意的角色，他笑稱自己最滿意的角色卻沒獲獎受肯定。「如果要綜合這兩個方面，那就是在二〇〇九年《黐孖戲班》飾演的一個傻乎乎的天氣預報員。」王維介紹說：「雖然全劇只有一場戲，不像主角的戲份是貫穿整部戲，我仍然下了工夫去琢磨。配角的定位經常沒頭沒尾，如何能讓觀衆開懷大笑是最大的挑戰。」正是這個角色，讓王維奪得當年香港舞台劇獎最佳男配角（喜劇／鬧劇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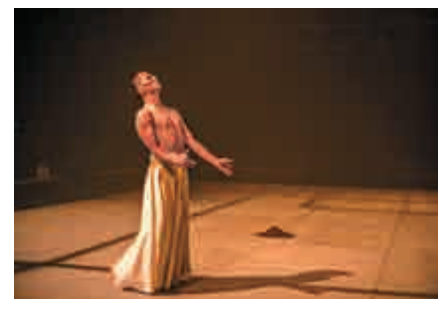
台上一分鐘，台下十年功。正是因爲能夠保持這樣的專注態度，以及飽滿的熱情扎根在舞台上，王維在揣摩表演技巧的同時亦積累了一些心得。「演員演出悲正劇的時候，可能一臉嚴肅正經，把台詞說完，觀衆就不會太挑剔；但是喜鬧劇要讓人笑，這太難了。」他認爲，喜鬧劇對演技要求更高，這其中涉及的節奏變化，更講究人物角色塑造和來源。

家人便是王維戲劇靈感來源，家庭生活能帶給他更多體驗。「特別是演喜劇時，我從一對兒女身上獲取很多靈感，他們的說話節奏、邏輯充滿喜感；很多行爲都在意料之外卻又在情理之中，這就是戲劇性的核心之一。」

▲在香港話劇團近二十年，王維演過衆多角色 香港話劇團供圖

楊雲濤：兩地交流更密切

▲楊雲濤將香港漫畫經典《中華英雄》搬上舞台 香港舞蹈團供圖



▲舞蹈劇場《紅樓．夢三闋》中楊雲濤演出劇照 香港舞蹈團供圖

▲楊雲濤認為，回歸以來兩地文化交流密切，機遇與挑戰並存 大公報記者梁舒婷攝

「在跳舞、編創的時候，我是舞者，是藝術家；但放工搭港鐵回家時，我就是一個普通的香港市民。」來自雲南大理的白族「阿哥」楊雲濤，二〇〇二年加入香港舞蹈團，擔任首席舞蹈員，現任藝術總監。現他已能說一口流利的粵語，回首來港十餘年的舞蹈時光，他說在這裏發現了自己。

大公報記者 梁舒婷

楊雲濤畢業於中央民族大學舞蹈系，曾先後擔任廣東現代舞蹈團和北京現代舞團舞蹈演員。二〇〇二年來港後，他加入了香港舞蹈團，並憑舞劇《水滸傳》及《大地之歌》獲二〇〇三年香港舞蹈聯盟「舞蹈年獎」。後他又加入城市當代舞蹈團，憑該團節目《霸王》之演出再獲二〇〇六年香港舞蹈聯盟「舞蹈年獎」。

守住傳統 各自發揮

舞蹈雖然是一種沒有語言隔閡的表演藝術，但「港式」舞者的工作和生活還是同內地很不一樣。楊雲濤回憶：「來香港之後，同樣是作爲舞者，我卻一下子多了很多個人的時間和空間，甚至可以說是孤獨的。」他笑稱，所幸自己是個喜歡獨處的人，這種創作的模式更適合他。

在內地，舞團的演出更趨於一個「集體」的表達，而香港的舞蹈偏愛個人的情感表達，每個舞者都有各自發揮的空間。擁擠的城市卻提供了更大的自由度，這未令楊雲濤迷失方向，反倒給了他機會在舞蹈中與自己對話，在這種「孤獨」中發現自己。

在這個自我發現的過程中，他經歷了從中國舞到現代舞，又再回到中國舞。近年楊雲濤的角色已從舞者轉爲編導，更在三十八歲時擔任香港舞蹈團藝術總監。受訪時正值其改編自徐克的經典電影作品《倩女幽魂》（一九八七年）的舞劇《倩女．幽魂》重演，楊雲濤稱：「好的藝術是經得起推敲的，只有眞誠方可打動觀衆。」

近年他還改編了如《中華英雄》、《風雲》等港式經典作品，將「港味」的舞蹈演到北京、上海、廣州。楊雲濤負責編導及編舞的大型舞劇《花木蘭》二〇一五年全國巡演後，於澳洲悉尼演出四場，今年四月再於英國倫敦演出，以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。楊雲濤表示：「回歸以後巡演的機會增加了，作爲香港人、中國人，在社會越開放的時候，就越要守住本地文化，守住中國傳統文化。比如在慶祝香港回歸的交流演出時，像《花木蘭》這樣的中國傳統故事就更能引起觀衆共鳴。」

選擇將經典的中國傳統故事改編成舞劇，也有楊雲濤作爲藝術總監的考量：「舞蹈的圈子窄且觀衆群固化，我認爲舞劇才是打破局限的方式。將觀衆熟悉的故事情節和舞蹈藝術相結合會更易明，而香港經典題材自帶的魅力也能吸引新觀衆入劇場。令觀衆不再覺得欣賞舞蹈是一件有門檻的事情，行外人也可以享受舞蹈之美，這是我正在努力去做的。」

香港回歸二十年裏，楊雲濤深感香港舞蹈界的變化：「回歸以後香港和內地舞團的交流緊密了許多，以前大家都是各自爲政，很少去交流，也覺得不需要交流，只專注打磨作品。但回歸以後，兩地的緊密聯繫是大趨勢，無論是舞蹈演出還是經營，都需要更多的交流。內地有更大的舞台在等着我們，有更多的機會，也意味着更大的挑戰。」

機會更多 挑戰更大

面對內地衆多優秀的中國舞舞蹈團，如何才能從中脫穎而出，是香港舞蹈團面臨的挑戰。演繹本地經典文化成爲了香港舞蹈團近年的「制勝法寶」，由來自香港的舞蹈團呈獻有「港味」的作品更具吸引力。楊雲濤說：「在創作時我安靜地聆聽自己內心的聲音，我認爲香港舞蹈團也應該找到自己的聲音。」

現在香港舞蹈團的演員有三分之一是內地畢業生，三分之一是香港演藝學院的畢業生。「我們對人才的需求量是很大的，以前沒有那麼多內地舞蹈人才來香港，回歸之後來港發展的內地優秀舞者越來越多，來港學習舞蹈的內地學生也很多，但香港舞蹈團錄取演員首先看專業技能和舞團需求，內地生和港生公平競爭。」楊雲濤笑說：「正所謂英雄不問出處嘛。」

楊雲濤很喜歡用女性的形象描述他對一個城市的印象，正值香港回歸二十周年，他再看這個共度了十多年的城市，仍會用「少女」來形容。說是「少女」，因爲其美好得來，有時也會令人有些無奈。楊雲濤解釋：「這座城市很美好，我的無奈是來自溝通，不是語言而是文化。香港是個很商業的城市，這裏的人爲了生活和物質很辛苦去打拚，作爲舞者在其中時常感覺自己是另類。不過從另一角度看，這種『邊緣感』更能令我保持清醒和冷靜。」

演員們仍親切地叫楊雲濤作「阿哥」，但這位來自雲南的舞者已無所保留地將香港糅入了自己的生活中。楊雲濤形容自己爲一個「貼地氣」的藝術家，他說：「我覺得做藝術家不一定要高高在上，在日常的生活中也可以培養情感的觸覺。」同時他也是一個需要「通勤」的藝術家，他的辦公室門口，便是他爲自己工作和生活劃開的一條線。在辦公室裏面他是舞蹈藝術家，踏入門口的一刻起便要從現實生活中抽離，進入孤獨的創作世界。但放工後行出辦公室，他就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香港市民。

▲大型舞劇《花木蘭》今年四月於倫敦上演，以慶祝香港回歸二十周年 香港舞蹈團供圖

記者手記

此心安處是吾鄉

大公報記者 管樂

舞蹈之於楊雲濤，話劇之於王維，就像滲透入他們各自血液裏的細胞，不管處於什麼環境、什麼位置，都能安之若素地去享受舞蹈、話劇帶來的快樂。

採訪楊雲濤和王維，如同與久未謀面的好友聊天，分享各自對舞台表演藝術的觀念和感受，坦誠又眞實。他們來自不同的地方，接受不同的教育，選擇在香港這片土地上生活，精湛的專業能力，不停的學習與修爲，孜孜不倦地追求藝術發展，令他們在青年時期就已在各自領域成爲精英，成績斐然。

他們都說：香港中西文化薈萃，文化魅力獨特又迷人。在這裏，能夠順從自己的內心，專注地做自己喜歡的事，不被社會裹挾，不被別人左右。